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三十六回 敲銅鑼遊街示眾 執皮鞭押令念供

卻說曾有才執著那個銅鑼不知如何敲法，兩眼望著那個巡捕，下面許多百姓書差，望著那樣，實是好笑，只見有巡捕上來說道：「你這廝故作艱難，搶人家的婦女怎麼會搶，此時望我們何用？我且傳教你一遍。」說著復將銅鑼取過敲了一陣，高聲說道：「軍民人等聽了，我乃張昌宗的家奴，只因犯法受刑，遊街示眾，汝等欲知底細且聽他念如何。」說畢，又將鑼一陣亂敲，然後放下道：「這也不是難事，你既要活命，便將這幾句話，牢記在心中。還有一件在堂上說明，汝等前去遊街，大人無論派誰人押去，不得有意遲挨；若是不敲，那時可用皮鞭抽打。現在先稟明大人，隨後莫怨我們動手。」狄公在上面聽得清楚，向曾有才道：「這番話你可聽見麼？他既經教傳，為何還不演來與本院觀看？」曾有才此時也是無法，只得照著巡捕的樣子，先敲了一陣，才要喊爾軍民人等聽了，下面許多百姓，見他這種情形，不禁大笑起來。曾有才被眾人一笑，復又住口，當時堂上的巡捕，也是好笑，上前罵道：「你這廝在堂上尚且如此，隨後上街還肯說麼？還是請大人將汝斬首懸首示眾，免得你如此艱難。」曾有才聽這話，再望一望狄公，深恐果然斬首，趕著求道：「巡捕老爺且請息怒，我說便了。」當時老著面皮又說一句：「我乃張昌宗的家奴……」下面眾人見他被巡捕嚇了兩句，把臉色嚇得又紅又白，那個樣子實是難看，復又大笑起來，曾有才隨又拖住。巡捕見了，取過皮鞭上前打了兩下，罵道：「你這混帳種子，你能禁他們不笑麼？現在眾人還少，稍刻在街上將這鑼一敲，四處人皆擁來觀看，那時笑的人還更多呢，你便故意不說麼？」罵後復又抽了二下。曾有才被他們逼得無法，只得將頭低著照他所教的話說了一遍，堂下這片笑聲，如同翻潮相似。狄公心下也是好笑，暗想：「非如此不能令那張昌宗丟臉。」當即命巡捕將卜成帶上說道：「昨日你寫的那個旗子，你可記得麼？」周卜成道：「革員記得。」狄公道：「這便妙極了。本院恐你一人實無趣味，即使你高聲朗念，不過街坊上人可以聽見，那些內室的婦女，大小的幼孩，未必盡知。因此本院帶你約個夥伴，命曾有才敲鑼，等那百姓敲滿了，那時再令你念供，豈非裏外的人皆可聽見麼？方才他在堂上已經演過，汝再演一次與本院觀看。」說畢，便命曾有才照方才的樣子敲鑼唱說，曾有才知道挨不過去，只得又敲念了一遍。周卜成自己不忍再看，把頭一低，恨沒有地縫鑽下去，這種醜態畢露，已非人類，哪裏還肯再念。狄公道：「他已敲畢了，汝何故不往下念？」周卜成直不開口，旁邊巡捕喝道：「你莫要如此裝腔做勢！且問你，方才在大人面前，所說何話？一經不念，這皮鞭在此，便望下打的。現在保全了你性命，還不知道感激，這嘴上的言語還不肯念嗎？」周卜成見巡捕催逼，只在地下叩頭，向案前說道：「求大人開恩到底，革員從此定然改過，若照如此施行，革員實是慚愧。求大人單令革員遊街，將這口供免念罷。」狄公道：「本院不因你情願念供，為何免汝的死罪？現復得隴望蜀，故意遲延，豈不是有心刁鑽？若再不高念，定斬汝頭。」

周卜成見了這樣，心下雖是害怕，口裏真念不出來，無意之中，向狄公說道：「大人與張昌宗也是一殿之臣，小人有罪，與他無涉，何故要探本求原，牽涉在他身上？將求他保舉的話，並他的名字免去，小人方可前去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哪裏容得下去，登時將驚堂一拍，高聲罵道：「汝這大膽的狗才，竟敢在本院堂上衝撞！昨日乃汝自己所供，親手寫錄，一夜過來，復想出這主意，以張昌宗來挾制本院，可知本院命汝這樣，正是羞辱與他，你敢如此翻供，該當何罪！左右，將他重打一百！」兩邊差役，見狄公動了真氣，哪裏還敢怠慢，立即將他拖下，舉起大棍，向兩腿打下。但聽那哭喊之聲，不絕於耳，好容易將一百大棍打畢，周卜成已是癱在地下，扒不起來。狄公命人將他扶起問道：「你可情願念麼？若仍不行，本院便趁此將汝打死，好今曾有才一人前去。」周卜成究竟以性命為重，低聲稟道：「革員再不敢有違了。但是不得行走，求大人開恩。」狄公道：「這事不難。」隨命人取出一個大大的蔑籃，命他坐在裏面，旗子插在籃上，傳了兩名小隊，將他抬起。許多院差，押著了曾有才，兩個巡捕，騎馬在後面彈壓。百姓頃刻人眾紛紛，出了巡捕的衙門，向街前面去。

到了街口，先命曾有才敲了一陣鑼，說了那幾句話，然後命周卜成，照旗上念了一遍。所有街坊的百姓，無不同聲稱快，大笑不止。這個說：「目今張昌宗當道，手下的哪裏是些家奴，如同虎狼一般，無風三尺浪，把百姓欺得如雞犬的一樣。」有的說：「這個狄大人，雖辦得痛快，我怕他太為過分。這不是辦得周卜成，明是羞辱張昌宗，設若他在宮內哭奏一本，武后正愛他如命，未有不準之理。那時在別項事件上發作起來，將大人革職問罪呢，也是意中之事。」這班人不過在旁邊私論，惟有那班無業流氓，以及幼童小孩，不知輕重，見了這兩人如此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站在面前笑道：「周卜成，你為何不高念，還是怕醜麼？你既不念，我代你念了。」說著許多小孩兒，爭先搶後，叫念一陣。回頭見曾有才執著小鑼，復又敲過來，在周卜成耳旁，沒命的亂敲一陣，笑一陣，罵一陣，又念上兩遍。滿街的老少百姓，見這許多小孩無理取鬧，真是忍不住的好笑。那些巡捕，正欲借此羞辱張昌宗，哪裏還去攔阻。周卜成心下雖然羞惱，欲想起身攔阻，無奈兩腿不能移動。一路而來，走了許多街坊，卻巧離張昌宗家巷口不遠。巡捕本來受了狄公的意旨，命他故意繞道前來，此時見到了巷口，隨即命曾有才敲鑼。曾有才道：「你們諸位公差，可以容點情面。現在走了許多道路，加上這班小孩，不住的鬧笑，我兩手已敲得提不起來，可以將這巷子走過再敲吧！」巡捕罵道：「你這混帳種子，例會掩飾，前面可知到誰家門首了？別處街坊還可饒恕，若是這地方不敲，皮鞭子請你受用。」說著在身上亂打下來。那些小孩子，聽巡捕這番話，知道了到張昌宗家，一聲邀約，早在他家門首擠滿。

裏面家人不知何事，正要出來觀望，眾人望裏面喊道：「你們快來，你們夥伴來了，快點幫著他念去！」家人見如此說項，趕著出來一看，誰不認得是曾有才！只見他被巡撫衙門的差官，押著行走，迫令他敲那小鑼。曾有才見裏面眾人出來，心想代他討個人情，誰知張家這班豪僕，因前日聽了狄公在朝，將黃門官參去，武三思、張昌宗皆在其內。雖想為他討情，無奈狄公不好說話，深恐牽連自己身上。再望著那竹籃坐的周卜成，知道是為的清河縣之事，乃是奏參的案件，誰人敢來過問。只見巡捕官執著皮鞭，將曾有才亂打，嘴裏說道：「你這廝故意遲延，可知不能怪我們不徇人情，大人耳風甚長，你不敲念，職任在我們身上。你若害羞，便不該犯法，此時想誰來救你？」曾有才被他打得疼痛，見裏面的人，但望著自己，一個個一言不發，到了此時，迫於無奈，勉強的敲了兩下，那些小孩子已喊說起來：「軍民人等聽了……」這句一說，遂又笑聲振耳，哄鬧在門前。曾有才此時也不能顧全臉面，硬著頭皮，將那幾句念畢。應該周卜成來念，周卜成哪裏肯行，直是低頭不語。巡捕官兒見他如此，一時怒氣起來，復又舉鞭要打。誰知眾小孩在門外吵鬧，那些家人再留神向紙旗上一看，那些口供，明是羞辱主子的，無不同生慚愧，向裏面去，頃刻之間，已是一人沒有。周卜成見眾人已走，一更是大失所望，只得照著旗上念了一遍。

誰料張昌宗此時由宮內回來，正在廳前談論，聽得門外喧嚷，忙令人出來詢問。你道此人是誰，乃是周卜成弟周卜興走出門來，見他哥哥如此。也不問是狄公的罰令，仗著張昌宗的勢力，向前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狗頭，是誰人命汝如此？他也沒有烏珠，將我哥哥如此擺佈，還不趕速代我放下！」那些公差，見出來一個後生，出此不遜言語，當時也就道：「你這廝，哪裏來的？誰是你的哥哥？我等奉巡撫大人的差遣，你口內罵誰？」就此一來，周卜興又鬧出一樁大禍。不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